

“刘老庄连”烈士家书



李云鹏烈士

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报告中，把新四军“刘老庄连”和八路军“狼牙山五壮士”赞誉为抗日英雄群体。“刘老庄连”的82名官兵，在抗击日寇的进攻时，全部壮烈殉国。烈士们的英雄事迹，可歌可泣。透过“刘老庄连”烈士李云鹏的家书，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感受英雄们的内心世界。

父母亲大人鉴：

自儿离家已经年余，记得曾在本年四月间，于泗县郑集寄家信一封，不知大人收到否？回音否？如家音回报，可惜我也不能等收了。我已离开此地转入本省淮阴了，以致家音不能等收，儿异常为念。不知大人身体近来健康否？不知家中生活情形和收成怎样？更不知当地情形如何？儿在外甚为惦念之。儿在外身体很好，生活也很好，而现在的我比从前粗壮而高大了，请大人不要为念。儿还在这里工作，工作也非常忙碌，可是为了——所以我之工作精神也非常兴奋。此信至家不过慰问而已。因现无一定的地止[址]，儿现在心目中所最挂念者，以我年老悲慈之祖母。儿离家时，祖母曾染重疾。不知大人的病痊愈了否？身体健康否？不知祖母饮食起居怎样？儿心中非常挂念。希二大人将我之情〈形〉讲给她听，以免大人之悬念。这次离家，未报此恩反而离家，是我之罪过也。待风息波静，凯然而归，全家团聚，以报此恩。儿现已将“亚光”改为“云鹏”，请父指教之。现因时间之短促，不能再叙。并祝

各位

叔父母的身体安康！各位小弟弟好吗？侄在外甚为挂念。

待〔代〕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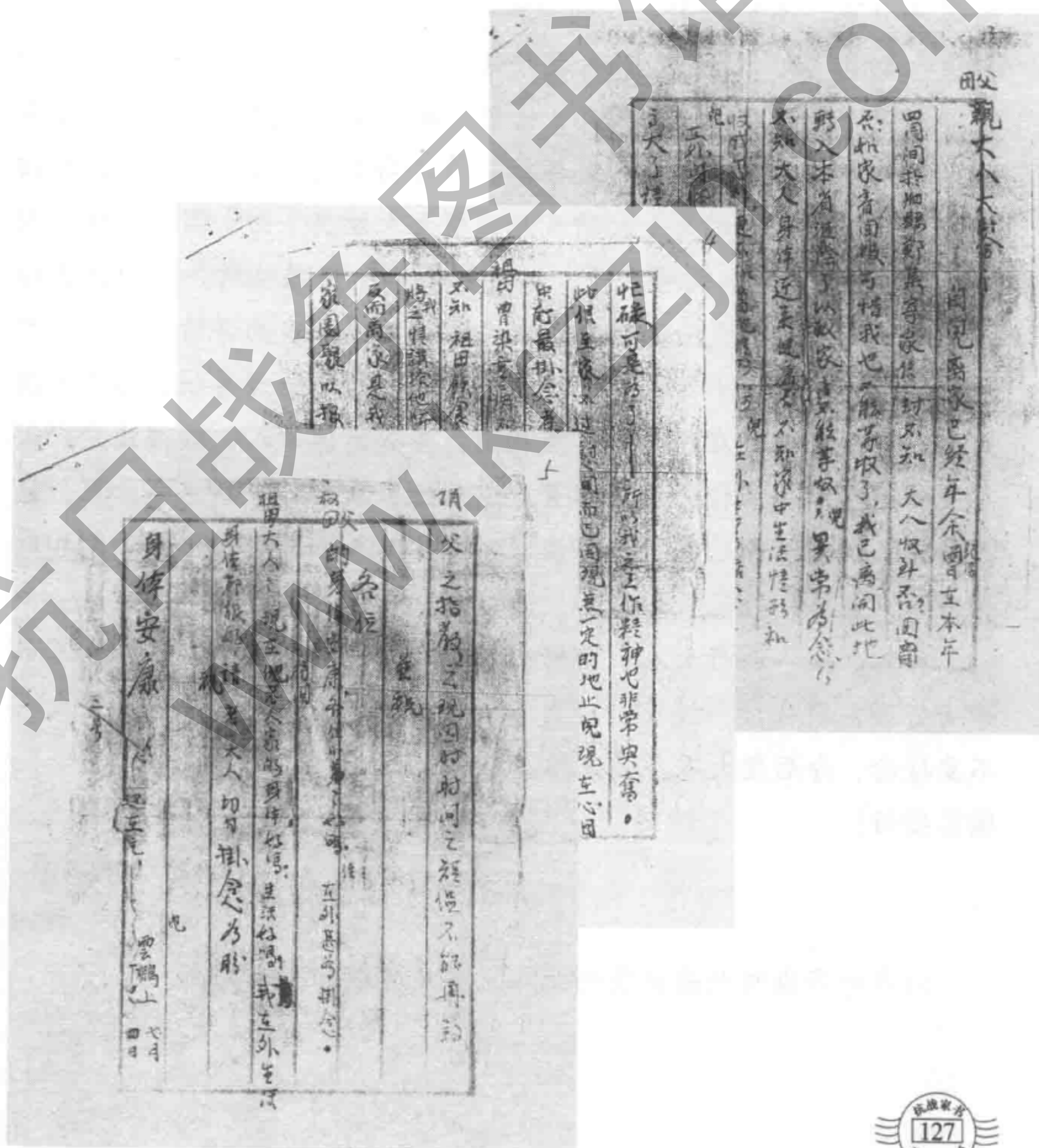
祖母大人：现在她老人家的身体好吗？生活好吗？我在外生活、身体都很好，请老大人切勿挂念为盼。

祝

身体安康

儿 云鹏上

七月四日



父母亲大人鉴：

敬禀者男于前几日接大人清明之来信一封，洞悉家情，知家中遭此不测：三弟不幸夭折，吾祖母继又于六月间逝世。消息之传来，正如晴空霹雳，心中悲伤，恨不能插翅飞来。男从三月母亲去世，一切都由祖母照料，不辞劳苦，把我养活成人，不孝男竟弃年迈之祖母，踏上这浪流〔流浪〕的道路，像我这忘恩负义东西，真愧为世人！

父亲之囑言，我紧记在心。现在，我的性格与前也有些不同了。请大人放心，我在此处作〔做〕工、生活都很好，工资也不多，只能作零用开支，不能剩余。我的身体也粗壮得很，起居饮食都很安宜，望大人切忽〔勿〕挂心。此处物质粮米都很昂贵，每人每日生活〈费用〉不下十元。此处地面荒乱，土匪猖獗，交通不便，皇军常常下乡扫荡与清乡，使儿也没有一定住所。待时局平靖〔静〕一些，儿定回乡。此处直到徐州都是如此的慌乱，望大人切忽〔勿〕驾临为佳。因地面不平靖〔静〕，交通不便，加之男又无一定之住所。又须许多经济，在途有很大的危险。男深感双亲为我之虑，我的详情有王孟庄宪珠告诉清楚，切忽〔勿〕悬念。关于洪筹表叔与他侄尊明、尊迁（洪魁之儿狗）都与我在一起，生活相同，望告诉他家人，切勿挂念。洪筹表叔也曾屡去家信，未见回音。以后他家来信可寄到这个地点，我再转交。洪凯表叔已去世二年余，不知他家人知道否？侯再荣也和我在一起，也告知他家人。

各位叔父、叔母大人：都好吧！侄在外也非常挂念，不知阖家弟妹安好否？现在读书没有？望再来信告诉我。我在外也很好，请大人不要挂念，今后望大人多多来信，并祝阖家安好！

男 云鹏敬禀

四〈月〉初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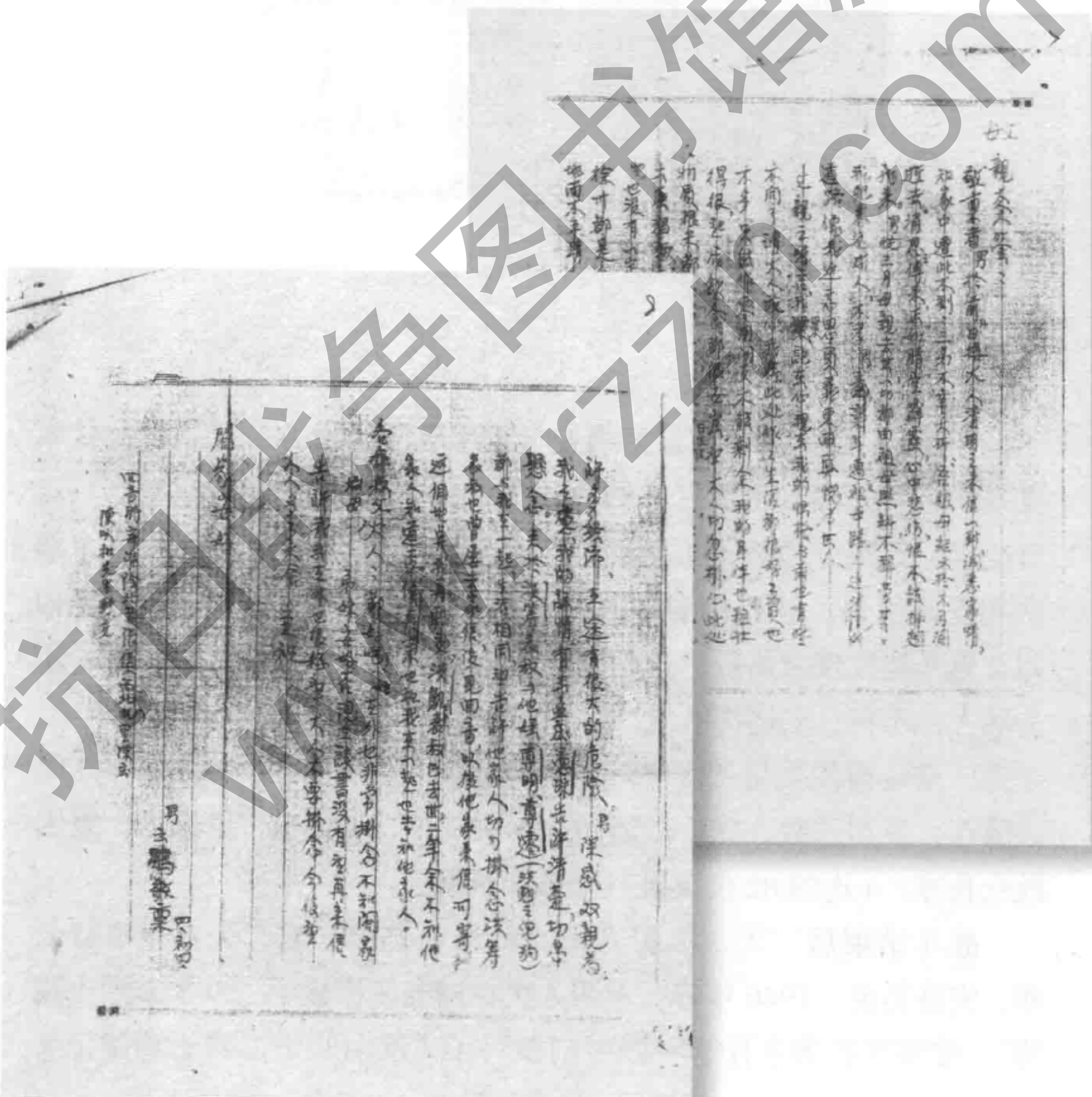
回音时寄淮阴北老张集西北八里陈庄陈以和先生转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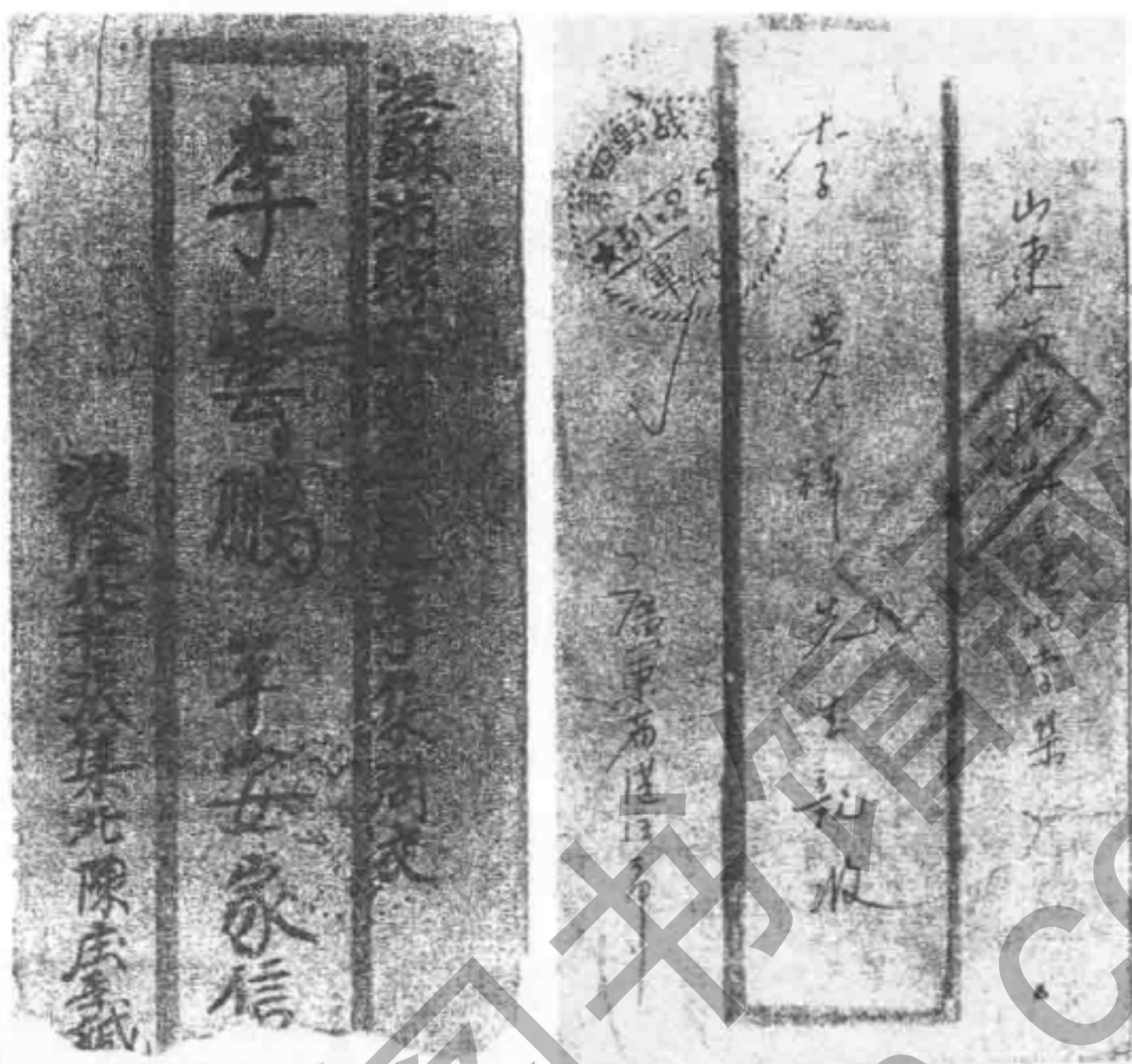
据李云鹏弟弟妹妹保存的家书复印件，四月初四信第二页背面为：
外祖母大人：

现在好否？身体康泰。望告之她老人家不要挂念我，就说我在外问她老人家好哩。把我的情况也告诉她老人家。如没有事时，常把她老人家叫到我家住几天。

男

四、四





背景链接

1943年3月18日，日军第65师团川岛部在盐阜一带遭我抗日军民痛击，被迫撤到淮海区，沿途连续对我军民进行残酷“扫荡”。当日凌晨，日军分几路向北进犯，矛头直指六塘河，企图寻歼我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。驻扎在淮阴刘皮镇西南刘老庄的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发现敌情后，立即集合队伍，走出村庄，进入交通沟，还击敌人。不料，交通沟断绝，4连受敌包围。经几次突围，均未成功。于是，全连指战员誓死固守阵地，与敌决战。从拂晓到黄昏，4连顽强战斗，英勇杀敌，先后击退敌人6次进攻，毙伤敌370余人。终因敌众我寡，4连的82位英雄，全部壮烈殉国。

战斗结束后三天，淮阴人民收殓烈士忠骸，建起公墓，举行公葬，安息英灵。1946年春，淮阴人民在刘老庄修建了“八十二烈士陵园”，淮海区行署主任李一氓专门撰写了《淮阴八十二烈士墓碑记》，

并在当时的《新华日报》副刊上发表，向八十二烈士“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”。他们还从地方武装中挑选 82 位优秀青年重建新的 4 连，被新四军 3 师 7 旅司令部、政治部命名为“刘老庄连”。闻名遐迩的刘老庄，从此镌刻着 82 位英雄的名字，永载着一页抗日救国的不朽篇章。

1943 年 7 月 5 日，新四军军长陈毅在《解放日报》上撰文《新四军在华中》，深情悼念“刘老庄连”的英烈们。他写道：“我军将士坚不为动，乃从容将机枪步枪拆毁，并将文件杂物付火，将忠骸掩埋后，乃集中未伤者廿余名，进行最后之突围。战至下午五时，终全部殉国。此我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第四连全部，连长白思才，副连长石学富，政指李云鹏，文教孙尊明，排长尉庆忠、蒋员连、刘登甫等以下计八十二人，无一投降者，无一生还者。呜呼壮矣……”

陈毅文中提到的石学富、李云鹏、孙尊明、尉庆忠、蒋员连、刘登甫等皆为江苏省沛县人。

李云鹏，沛县王店乡李集村人，1920 年 3 月 20 日出生，刚三个月，生母病逝。父亲李梦祥为小学教员。1939 年初，李云鹏奔赴丰县、沛县交界的华山，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不久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，他先后被编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二总队第五大队、八路军 115 师 685 团、苏鲁豫支队。后来，他被派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。1941 年，苏鲁豫支队改编为新四军 3 师 7 旅 19 团 2 营 4 连。李云鹏在部队先后担任宣传员、文化教员、团政治处干事、连队政治指导员，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位文武双全的指挥员。

据李云鹏的父亲李梦祥老人回忆：“他参加八路军后，我到部队看望他时，他说：‘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虽然工作很累，生活很苦，但是精神很愉快。’还说：‘这回真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。’”李老先生说：“云鹏参军以后，很懂得保守军事机密。他离开家乡后，给家里来信，总是说‘儿在外，工作很好，身体也很健康’。从不提到部队



李云鹏父亲



李云鹏母亲

的行动和任务……”^①

从前面第一封家书的书写格式来看，写信人是严格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书信格式行文的。他对父母母亲等长辈的称谓采取双抬头，空格、另行等格式，以表示尊敬之意；提及自己，“儿”字则小写、退格。

这说明李云鹏非常遵循我国古代传统，讲究孝道，尤其对抚育自己成人的祖母甚为牵挂，反复询问其身体状况。这封家书虽然只是一封普通的平安家信，但通篇充满了写信人的念家思亲之情。他想给亲人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情况，但出于对家人的保护又不能明说。“儿还在这里工作，工作也非常忙碌，可是为了——所以我之工作精神也非常兴奋。”这句话寓意深刻，“为了”之后是一个破折号，从笔迹来看，作者当时极想介绍一下工作性质和目的，但有所顾虑，只好住笔，似又意犹未尽，所以还把破折号描了一下，然后话锋一转，说了破折号之后那句笼统的应付之辞。可见，在日本铁蹄蹂躏下的中国人民连通信自由和讲真话的权利都没有。

1942年清明节前后，父亲给李云鹏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家中发生了几件不幸的事情：三弟夭折，疼爱他的祖母病逝。收信后，李云鹏异常悲伤，便在四月初四（公历5月18日）提笔写了一封回信。

写作这封家书距李云鹏牺牲不足一年，当时家里连遭不幸，特别是他时常牵挂的祖母不幸病逝，对李云鹏的打击很大。当时，父亲要来看他，他一再表示不能来，因为形势太乱，路途危险。李云鹏知书

^① 这不单是保守军事机密，因为他的家乡属于日伪统治区，通信往来受到严密监控，恐怕主要还是为了避免万一产生对家人的牵连。

达理，信末对几位叔父、叔母也是问候再三。信中还介绍了他的几位同乡、亲友兼战友的一些情况，免得家里挂念，这也体现了“刘老庄连”里沛县人多的特点。

信中提到的几位战友，靳宪珠、孙尊明同李云鹏一起在刘老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。

“王孟庄宪珠”，经多方考证，此人叫靳宪珠，1919年生。在阎寨村当长工时入伍。后父辈迁至沛城镇苗林村叶庄。1938年参加八路军南进支队。

孙洪筹，又名孙异涛，沛县唐楼乡孙洼村人，1905年生。1938年入党，曾任解放军42军政治处秘书长，1951年在广州病故。李云鹏信中说他们在一起，可能同是19团的战友。李云鹏的第二封家信，就是1951年2月由孙洪筹所在的四野某部从广东省湛江市转寄来的。

孙洪筹的侄子孙尊明与李云鹏同在4连，任文化教员，生前是一位非常乐观的19岁的共产党员。在战斗间隙时，他常给战友们编一些顺口溜，教唱革命歌曲。比如：“趁空吸上几口烟，杀敌立功勇当先。”“枪榴弹，威力大，火力点上开了花；曲射炮，不如它，鬼子个个都害怕，轰轰轰，打得鬼子回老家。”

孙洪筹的另一个侄子孙尊迁与李云鹏同在19团，不在一个连队，后为解放军35军103师2营班长，1949年在解放南京的战斗中牺牲。



“刘老庄连”战士与李云鹏父亲合影

孙洪凯，1907年生，1938年参加革命，同年入党。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排长，后编入新四军3师，1940年在宿迁阎湾战斗中牺牲，所以李云鹏在信中说“洪凯表叔已去世二年余”。孙洪筹兄弟叔侄四人为国捐躯，堪称满门忠烈。

侯再荣，曾任团护士队长、医生。1949年任湖西专署医院医生，后离休。

连长白思才，江西（一说陕西）人，红军干部，参加过长征和平型关大战。刘老庄战斗中，敌人的炮弹炸断了他的右手，但他苏醒后仍与指导员继续组织战斗，誓与阵地共存亡！

指导员李云鹏也全身多处负伤，面色苍白，成了浑身血迹斑斑的“血人”。在战火纷飞的战壕里，他写出了给营首长的战斗报告，并与白连长一起在报告上签了字，表达了他们誓与敌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。

副连长石学富，排长刘登甫、蒋员连、尉庆忠、李道合，班长刘忠胜、王洪远、袁培臣等，都是沛县人。

夜幕降临，一切都平静下来，一场惨烈悲壮的喋血鏖战结束了。终因敌众我寡，弹尽无援，我82位勇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全部壮烈殉国。

（独道生）